

油画“越南河内受降”创作笔记

曾胜球 2015 / 6 / 1



油画“越南河内受降”创作笔记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2015/5/1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七十年前的这一天，在越南河内原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



跨国受降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宣读了“汉”

字第一号训令，接受越南 16 纬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的投降。日本投降主官是土桥勇逸中将。土桥勇逸在投降书上签字后，卢汉再宣读了国军第一方面军公告。

仪式进行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分钟便告礼成。



七十年前的这段历史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几乎已被遗忘，或因为某些原因被忽视或有意的避免



提起。我们常以二十年为一代人作为一个时间单位，那么七十年就应该是几代人的时间了。很多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页。今天我们在一些媒体上能看到的一些前人的回忆文章 或老的黑白照片，都未能真实和完整的把这个受降事件呈



现出来。在我父亲遗留下来的物品中，我在照片合里发现了一组七十年前他拍下的



6 X 6 的黑白照片。画面是河内各界人士和市民在嘉林桥头夹道欢迎国军队伍---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师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兴高采烈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也因此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遗憾的是照片我拿去给朋友放大后便不知下落，再也看不到了。二战期间，有很多热爱祖国的越南华侨青年踊跃回国，投身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不少有文化又通晓外语的知识青年在国军入越后也在军中担任了文职或军职的工作。他们为有机会为祖国军队，为祖国效力而自豪！



那时，我父亲曾建初和叔叔曾本初也在第一方面军卢汉司令的麾下任职。父亲是卢汉的贴身秘书，叔叔在司令部秘书



书处当翻译官。中国军队何应钦总司令在越南期间,叔叔曾任他的秘书和翻译。还有一位姓洪名宗英的



亲戚做了曾恕怀（滇军将领，陆军少将，云南宪兵司令）的副官。曾泽生军长，曾恕怀等将领都曾到过父亲家做客。曾泽生后来在长春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任 50 军军长。何应钦及部属也到过我大姑丈家赴家宴。华侨各届人士纷纷热烈欢迎祖国军队。欢天喜地的开展各种“拥军”的活动。

我爷爷是法国印度支那东方汇理银行的司库，奶奶是米商，收购印支半岛各地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装袋批发。外祖父杨秀麟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桂芳行”生意做的很大。还生产当时最负盛名的桂芳牌油漆，产品销往东南亚，香港和华南各地。



外祖父曾出资兴建华侨学校。组织爱国抗日的篮球队。太平洋战争前这支篮球队转战东南亚,以门票为祖国抗日募捐。他还多次变卖土地房产，通过地下党给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筹集抗日资金。多次帮助和掩护流亡到越南的中共党员和爱国志士。

曾任越南国家主席的长征，当年就以区老师（Thay Khu）的化名掩护革命领导人的身份，在“桂芳行”教授法语。我父亲，母亲，叔叔都是他的学生。



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条件，我家的上一辈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热爱祖国，追求进步。母亲少女时期在上海女子中学，上海沦陷后在后方参加抗日宣传队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姨妈中断在日本的研究生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投奔延安。舅舅在上海投考空

军。表姐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表哥也入了党。小姑姑十五岁就从香港回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二野的一名战士。

1945年9月28日的越南河内受降仪式，是在原法属印度支那的总督府接见大厅举行的。总督府是一座新的古典主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四层法式建筑。由德裔法国建筑师 Charlie Lich Tenfelred 于1900年完成设计，1902年开工兴建，1906年竣工。施工监理也是法国人 Auguste Henri Vildien。据说建筑承建方，是当地的华侨建筑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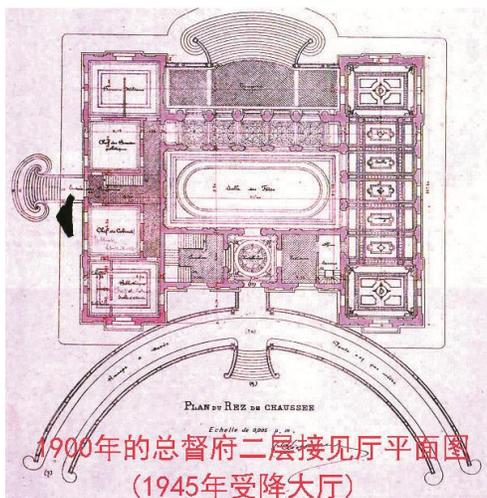
建筑正面立体图

根据越南都市发展规划委员会（Hoi guy hoach fat trien do thi VN）的原始材料，这栋建筑物使用的材料，除了河沙和石子，全部是从法国和外国运来的。木料是北美和挪威的松木，轮船运来的 Portland 水泥。建筑的第二层中间就是受降大厅，也是第一方面军的司令部会议大厅。大厅长方形约为 22m x 11m 层高约 7m。正门朝东。东侧内走廊宽约 5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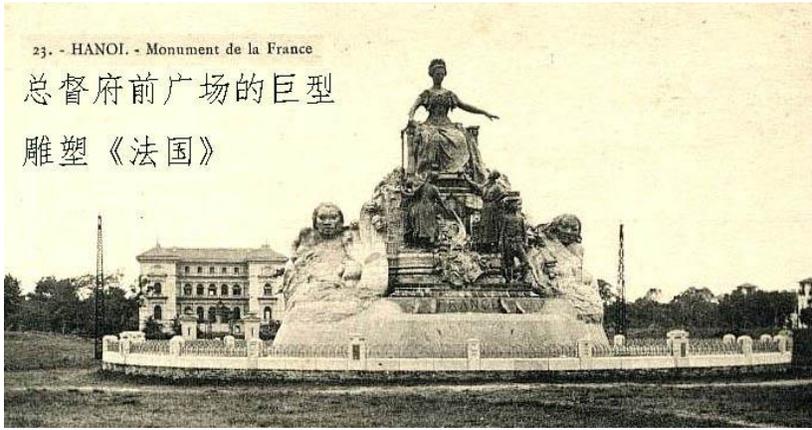


大厅内装修富丽堂皇很有霸气，四周三十根柱子，柱座，巴洛克深浮雕柱头和二十一个大门套都是用整件名贵石材建造的，非常庄重而富有质量感。

地面是用印度虫胶蜡克罩光的硬木满铺，上面再铺上波斯卷叶蔓藤图案的长毛地毯。天花装饰使用了多层次的深浅浮雕装饰线和或弧形装饰板，细部有描金图案。为了适应炎热的气候特点，外层拱形门头还开了金属百叶窗。东面阳台面积近 150 平方米，居高临下可俯瞰整个广场和旗台，更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叫法国的石材群雕（二战中已被毁）。



1900年的总督府二层接见厅平面图
(1945年受降大厅)



总督府前广场的巨型雕塑《法国》

值得一提的是，大厅西侧立面有四面巨大的水银镜，镜子把大厅的景物在视觉上放大并形成

多层次的丰富纵深感，又能反射和利用了室外光照亮室内，天花垂下的三组大吊灯每组三层，每盏灯的灯罩都是人工吹制的花朵造型琉璃，工艺精湛，巧夺天工。照明电力由一层的发电机房供应。三层四层是不同风格的会议室，办公室，客房，住房等。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九日，我和同学刘海生黄镇海等，作为华侨和外国青少年代表在这里（现在成为越南国家主席办公楼）为胡志明主席贺七十大寿，印象深刻。



为了创作这幅油画，我前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收集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幸运的是前两年才找到一份1900年的这栋总督府的0.005比例的二层建筑平面图和外立面图。更意外的是还找到了1906年工程竣工时的大厅黑白

照片，尽管老印刷品的质量不太好但已足以让我较全面的，完整和准确的把握了大厅的全局和细节。

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赵荣伟先生给我传来了一幅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是受降仪式后全体出席的中外人员在正门十八级台阶上的合影。照片右下角有一清晰的照相馆印记 Huongky.这是所有能找到的这张照片



片里的最清楚的一张。“HuongKy” 即十九世纪初在河内市中心剑湖边的香记照相馆。有意思的是照相馆越南人老板，早期在法国巴黎开馆期间，有一位来学习照片放大技术的半工读的东方青年，竟然是后来的越南国家领导人胡志明。



在这张照片上，我自以为是的看到了我父亲和我叔叔的身影，白西装深色领带，满脸英气。叔叔数年前在香港忆述道：九月二十八日的早上九点半，日军投降代表一行分坐几辆小车到了后门，在走廊小厅缴出军刀武装带和军旗后才进入大厅。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后还交出了日军的布防地图，驻军人员和武器物资清单。礼成后，日本人便离开。缘途被游行队伍的越南群众厉声叫骂，投掷石块。日军一九四二年入侵越南以后，被残杀和被饿死的越南人不止三百万。今天越南人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民族灾难吧？

我父亲和叔叔都在受降仪式中为卢汉当翻译。叔叔后来随卢汉回到云南，在昆明当



税务官。内战时回到越南，定居西贡。七十年代，因越南排华，全家移民法国巴黎。叔叔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好，精于各类球类运动，八十多岁还在法国内务部当乒乓球教练。晚年继续以侨领身份热心于中法文化交流及友好活动。他不幸于 2013 年患脑溢血，以九十

三高龄在巴黎辞世。我父亲是个语言天才，会讲国语，粤语，潮州话，云南话。越南语就不必说了，还精通法语，学过俄语，波兰语。世界语（国际语）也达到一定水平。他跟随卢汉经历了在越南的很多事情。但父亲有意避免向子女细说这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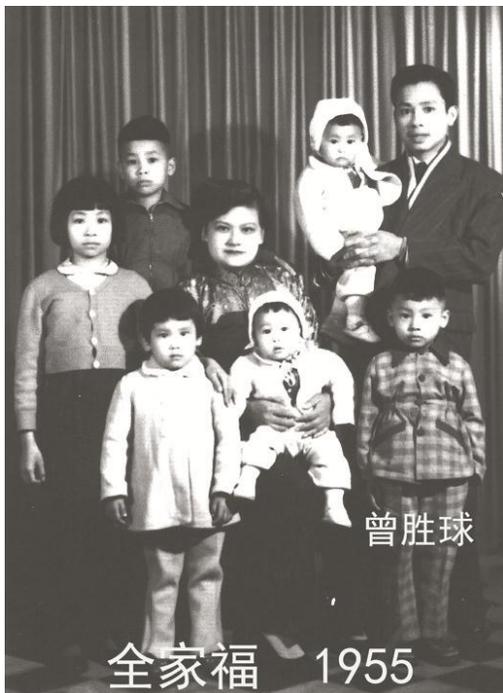
越南北方在 1954 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政权。头些年华侨的生活，工作和经商都还稳定。工商业华侨资方都要接受公私合营改造，我父母积极参加学习接受思想改造。还参加越南祖国战线和侨界团体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些名气。记得每年大年初一，河内市市长陈维兴博士都会到我家拜年。父亲还受长征之邀，到他家做客。

但好景不常在，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不少曾与国军有关系的华侨界知名人士无缘无故的被抓了起来，未经审讯便被投入监狱。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老实接受改造，思想进步或因为曾经帮胡志明跑腿办事而未受牢狱之灾。情况慢慢变坏，他不能继续经商开店，被安排去做了木工。1962 年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对河内进行狂轰滥炸。在一次对红河河堤的轰炸中，他被爆炸的气浪掀翻，滚到河里，受了内伤。从此病患缠身。被抓起来的华侨，在十年的牢狱之后，被不审讯不定罪释放。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难怪父亲闭口不谈过去的事情了。幸亏他的“英明”，文革中（我 1967 年初回到北京）我因“不知道”而没有遭到“坦白从宽”后的“从

严肃处理”苟且过来了。在越南共产政权的管制下，父母惶惶不可终日，父亲还淡定，母亲每晚借酒消愁，烟瘾越来越大。大约我十一岁的时候，1961年的一天，受母亲之命，我和她在我家的篮球场一般大的库房里拖出了几口大铁箱，每个都有小轿车尾箱的容量，里面全部是书籍文件及书畫卷軸……

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在二楼过厅燃点了火盆，把铁箱里的东西逐一投入大火中。火光中，我瞥到有些文件纸絮上有龙云，卢汉签署的文字，我问母亲：“龙云，卢汉是谁？”母亲回了一句“叫你烧就烧，不准问！”我没敢再问。趁她没留意，我把两条字幅偷偷揣到裤兜里。因为东西太多，后来又转移了一个地方继续烧，白天烧，火光不易被发现。好不容易才把东西全烧完。我一直藏着那两幅字，近五十年没在亮出来给人看。直到有了网络的便利，才查出来，字幅是一九四五年，国军到越南受降时，司令部谭箕萁秘书长书赠父亲“建初同志”的两幅墨宝，内容是王安石的诗抄。谭箕萁后来在昆明起义，再后来在昆明文史馆工作。谭老是大书法家，现在云南昆明的景区匾额上还留下他的墨宝。他还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很有才干。



我在无意中做了件有意思的事情，也在无奈中，亲手烧掉了如此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些可能是无价的历史文物。灰飞烟灭之后，留下的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我总是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

“焚书”的事，我后来还有三次。一次是文革初在广州体育学院姨妈家，红卫兵抄家时，把很多延安时期的照片和建国初期的体育资料照片，很多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最原始的模特动作分解照片和家庭照片等被撕毁损坏。我不得不烧掉，只有一幅被撕成两半的我家全家福被保留了下来。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在河南省新乡市某单位，我无奈的用大油桶烧掉了单位图书馆的藏书。但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偷藏了几

十本中外的美术书籍，没有投入火海。第三次，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的北京。在四人帮的白色恐怖下，我秘密烧掉了一批在人民中流传的天安门诗抄手抄本。那时，组织要求老百姓背靠背互相揭发。被发现举报的话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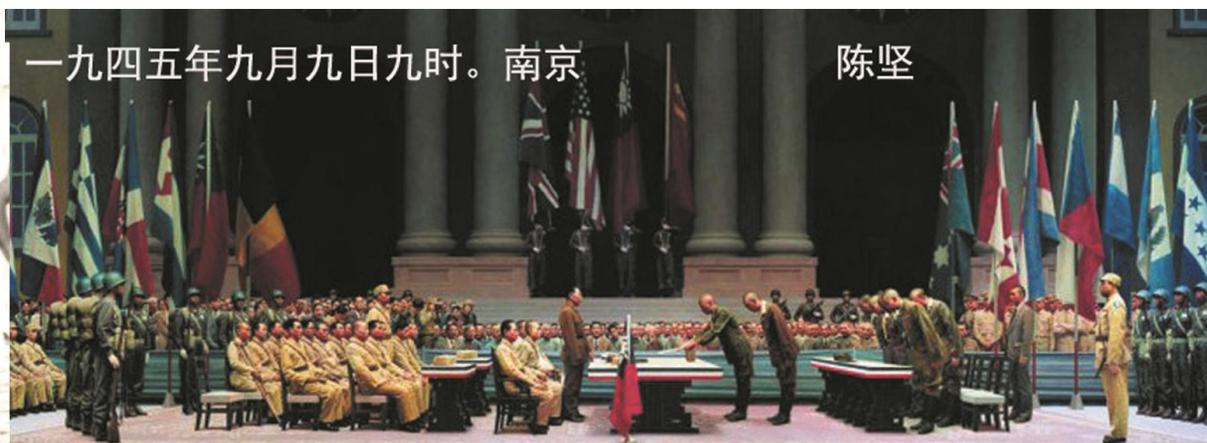
话不说远了，还说国军越南河内的受降，是我国军队跨国在境外接受敌国投降的首次，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远东战场抵抗了日军的扩张侵略，粉碎了法西斯国家联合统治世界的阴谋。受降仪式的有关文字记录，照片资料都非常稀缺和珍贵。至今还没发现有受降仪式的电影资料或更多的影像资料。六百人参加的，这么有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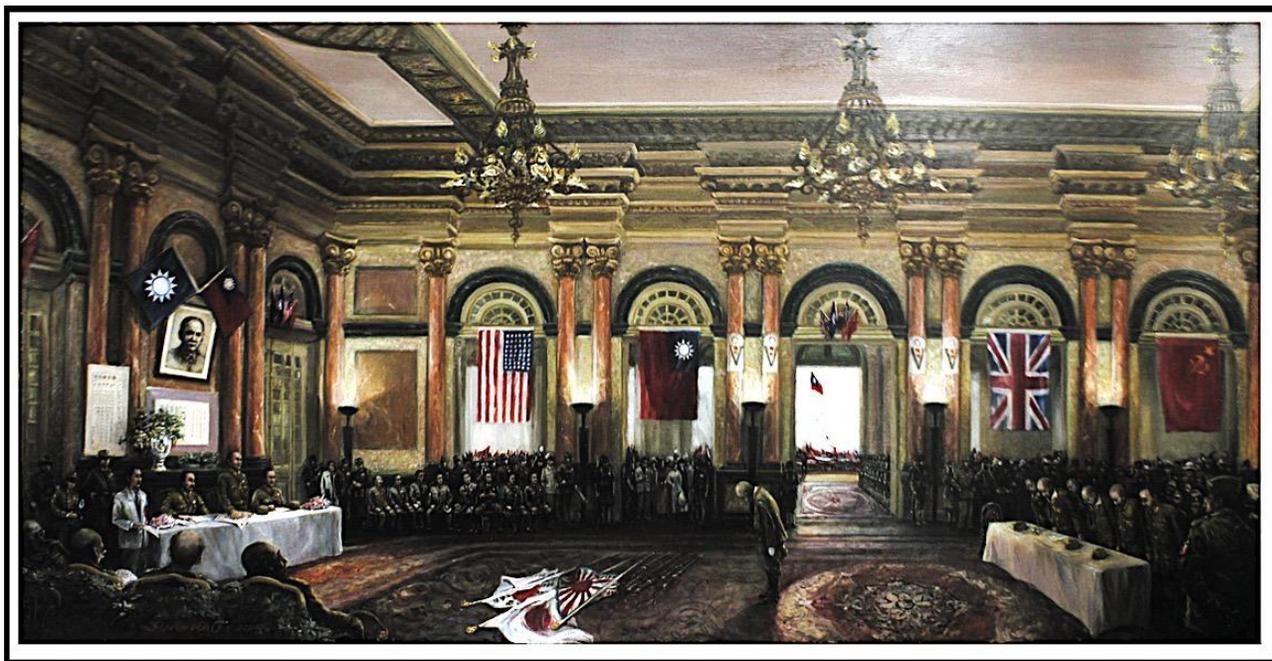


意义的事件，不应该只留下几张照片。文字资料所记述的也有不少谬误不实。真希望今后能发现新的有关资料，丰富有关的收藏。作为参与过仪式者的后人，作为一个曾侨居在事件发生地--越南河内的中国人，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研究这一段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画家陈坚曾创作了巨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作品反映的是在南京的受降仪式。受这幅画的启发，我萌发了用油画来重现《越南河内受降》画面的大胆想法，并怀着一种非我其谁的使命感开始了这一历史画的艺术创作。



经过两年的三易其稿和两百天的绘制，作品终于在 2015 年 5 月底前收笔。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越南河内受降 1945-9-28 油画 194 cm x 90 cm 曾胜球

我终于完成并献出了这份作品----布画油画《越南河内受降》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秋，我的这幅油画将会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是在第三届世界华人华侨美术书法赛的数千参展作品中荣幸入选的一百多百份作品之一.

油画<越南河内受降>也将会成为历史.

曾胜球 2016-9-20 香港